

# 中国社会科学

---

## 内部文稿



2017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京内资准字 0715-L0008号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2007年2月10日创办

2017

#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

1

(双月出版)

总第六十一期 2月10日出版

---

· 问题研究 ·

结构性危机：一次迥异的危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4 ·

未来中国城镇化率最高能达到什么水平

——以非农劳动力需求为基础进行模拟

谢立中 · 14 ·

当下中国的职业流动与阶层固化

——基于市场转型理论的分析

郭冉 · 28 ·

---

· 理论探讨 ·

中国绩效预算实践及法治化建设

卢扬帆 谢良洲 · 43 ·

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

周尚君 · 56 ·



---

---

落脚城市：中产阶级孵化器还是经济捕蝇纸？ 刘林平 王晓莹 · 71 ·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 赵华荃 · 88 ·

---

---

· 学者视野 ·

强弱关系与关系人特征同质性 邱泽奇 乔天宇 · 102 ·

户籍匹配如何影响婚姻满意度 袁晓燕 姚树洁 欧璟华 · 114 ·

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培育  
——基于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案例分析  
韩文龙 谢璐 李梦凡 · 129 ·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基因” 宫敬才 · 142 ·

实践价值哲学：当代价值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王玉樑 · 152 ·

---

---

· 理论观察 ·

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上的着眼点” 史少博 · 162 ·

英国政党治理模式变迁  
——从“政党自治”到“法律择要规范” 刘红凇 · 170 ·

美式民主制度的深刻矛盾 扶桑 · 191 ·

---

---



# 强弱关系与关系人特征同质性

邱泽奇 乔天宇

**摘要：**在关于找工作的讨论中，强弱关系或许只是表象；让强弱关系发生作用的不是关系强弱本身，而是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运用 DAS1970 数据和 CGSS2008 数据的分析表明，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曾被解释为在找工作过程中发生重要影响的弱关系或强关系，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是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关系强弱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影响，取决于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程度。

**关键词：**弱关系 强关系 同质性 找工作

作者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1）；乔天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 一、在找工作中，关系强弱真的重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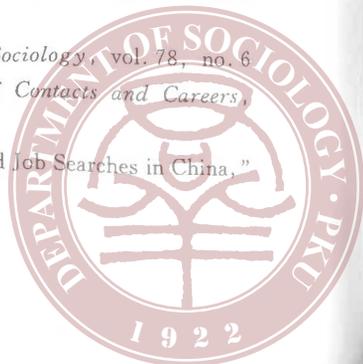
A 和 B 是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在社会关系上，既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也是边燕杰意义上的强关系，A 还占据着伯特意义上的结构洞位置；假设 A 请 B 帮忙，B 有能力提供帮助，B 会帮 A 吗？我们这个例子试图说明，A—B 之间边（关系）的强弱是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或许是 A、B 两个关系人（本文指有关系的人；在网络科学中则指有边连接的“节点”）之间社会特征的同质性或异质性。

在怀特之后，<sup>①</sup>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的力量”和“找工作”，<sup>②</sup> 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在过去的 40 年里，在弱关系命题不断得到拓展和应用的同时，不断有人试图提出挑战，边燕杰的“找回强关系”就是典型例子。<sup>③</sup>

① 参见 Harrison C. White, *Chains of Opportunity: System Models of Mobility in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1973), pp. 1360-1380; Mark S. Granovetter,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③ Yanjie Bian,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no. 3 (1997), pp. 366-385.



在社会关系网络的既有研究中，关系人之间关系的强或弱几乎构成了一对替代性而非竞争性命题。弱关系命题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中，弱关系能提供另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职位信息，让求职者更容易找到工作。强关系命题认为，弱关系命题强调了信息的传播，忽略了人情在运用信息中发挥的重要影响。

如果你在找工作，是你的亲友帮你更有用呢，还是你曾经认识的、平时也没什么来往的人帮你更有用呢？基于美国的经验，格兰诺维特认为后者更有用；基于中国社会的经验，边燕杰认为前者更有用。也许两者都有用，二者给出的解释，似乎都能讲通，也有经验研究分别证实两种理论的预测。也许两者都没有多大用，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突出的感受和体验。既如此，强或弱关系理论一定忽略了表现为强弱关系的、在帮助中发挥作用的、更加本质的属性。

本文试图探讨社会关系网络中在类似找工作的情景下，发挥作用的到底是关系人之间关系的强或弱，还是其他因素？如果另有影响因素，那么，它们是什么？与关系强弱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关系人之间的“特征同质性”这一核心概念。我们认为，在类似找工作的情景中，关系人之间的关系强弱的影响或许只是表象，对找工作真正发挥影响的、更加本质的是关系人在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特征同质性”用来描述两个节点之间在社会特征属性上具有的相似性、匹配性或一致性。简单地说，强或弱关系命题试图用“关系”（边）的特征来解释社会事实，而我们则试图探讨边背后的关系人（节点）特征的影响。

## 二、关系强弱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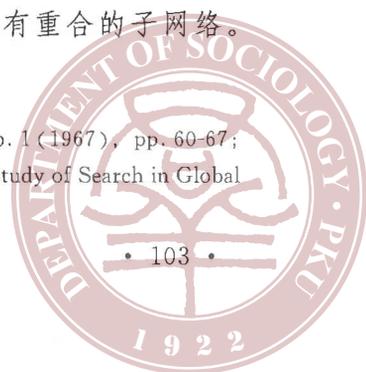
### （一）弱关系：桥、捷径与结构洞

格兰诺维特认为，在信息传播中，弱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比强关系更有优势。为证明这一观点，他引入“桥”（bridge）的概念，指网络中两个节点之间的唯一路径，在图1（a）中，A—B边是连接A和B两个节点的唯一路径；A节点所在的网络如果希望与B节点所在的网络相连，就必须经过由节点A和B连接的边；反之亦然。显然，“桥”是一种理想情景。米尔格拉姆等人对“小世界”的研究证明，在社会网络中，存在大量的短路径，<sup>①</sup>即类似于桥的关系。

为方便经验验证，格兰诺维特又引入“捷径”（local bridge）概念，如果用n表示A—B之间的最短路径（除A—B边外），若 $n > 2$ ，就称A—B是跨度为n的捷径，图1（b）中，A—B是一条跨度为4的捷径。

图1说明，无论是桥还是捷径，都连接了两个相互之间几乎没有重合的子网络。

① Stanley Milgram, "The Small-World Problem," *Psychology Today*, vol. 1, no. 1 (1967), pp. 60-67; Peter Sheridan Dodds, Roby Muhamad and Duncan J. Watt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Search in Global Social Networks," *Science*, vol. 301 (2003), pp. 827-829.



想象一下，图1展示的就是你的社交圈，在图(1)a中，如果删除A—B边，节点A和B就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圈子(连通分量)。在图(1)b中，如果删除A—B边，则从A到B的最短路径至少等于3。

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如果说节点A和B各自的圈子为紧密圈子，相互之间的关系为强关系，那么，A—B之间就是弱关系，这就是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大多数桥和捷径都是弱关系。如果A和B之间有边，则可能存在两个紧密圈子之间传递信息。“弱关系消失对于信息传递造成的损失，比强关系消失会更大”，而且“弱关系传递信息时，不管传递什么，都会触及更多的人，也会穿过更长的社会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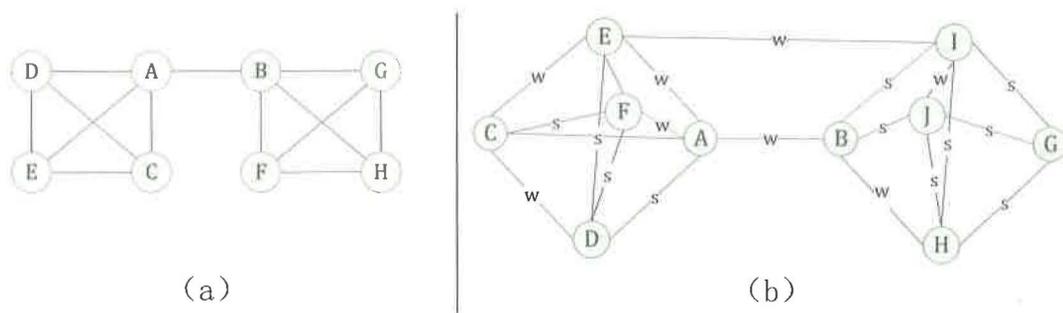


图1 桥、捷径与弱关系示意

说明：1. 根据伊斯利、克莱因伯格的原图改编；①

2. 图源自于《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② 其中w边代表弱关系，s边代表强关系。

如此，关系强度就成为格兰诺维特在讨论“找工作”中的重要概念。对格兰诺维特而言，关系强度是四个要素的组合。值得注意的是，在定义关系强度概念时，他没能给出一个基于四个要素的测量方案，致使他在后来的相关研究中，将关系强度等同于交往频率或由交往频率测量的紧密程度。

同样是对社会网络结构的分析，伯特提出了结构洞概念(Structure Hole)。结构洞指在社会网络结构中某个节点位置的结构特征，用来描述“两个被求助者之间的非重复关系”。如图2所示，节点E即处在结构洞位置。

伯特认为，弱关系和结构洞实际上描述的是同一种现象。那么，为什么还要发展结构洞理论呢？在伯特看来，结构洞理论道破关系的本质，“直接抓住了动因”，弱关系强调的关系强度，只是描述了“关系”；而只有当桥连接结构洞位置时，桥的弱关系才能在信息传播中发挥更大影响。

伯特质疑的是，弱关系发生影响的关键不在关系的强弱，而在于表现为弱关系

① 伊斯利、克莱因伯格：《网络、群体与市场：揭示高度互联世界的行为原理与效应机制》，李晓明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②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1973), pp. 1360-1380.



的“边”连接了结构洞位置的节点。其实格兰诺维特和伯特各自强调的是一个现象的两面，格兰诺维特强调了跨网络“连接边”的重要性；伯特则强调了跨网络“连接节点位置”的重要性。两者都是网络结构中连通性（connectivity）要素（节点和边）的连接属性。<sup>①</sup>问题是，连通性为什么重要呢？两个节点之间怎么会产生连通性呢？对于前者，格兰诺维特和伯特都强调了信息传递的影响；对于后一个问题他们都没有涉及。这是本研究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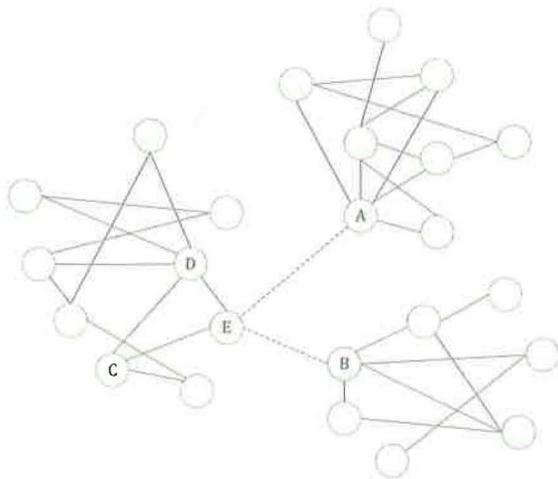


图2 结构洞与弱关系<sup>②</sup>

说明：图中实线代表强关系，虚线代表弱关系。

## （二）强关系：中国事实？

对于弱关系理论，边燕杰用中国事实提出挑战。与伯特对边重要性的质疑不同，边燕杰没有用节点来质疑边，而是对边的社会特征属性提出了质疑。如前所述，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弱关系边成为桥或捷径的概率远高于强关系；边燕杰则认为强关系也可能成为桥，并给出了经验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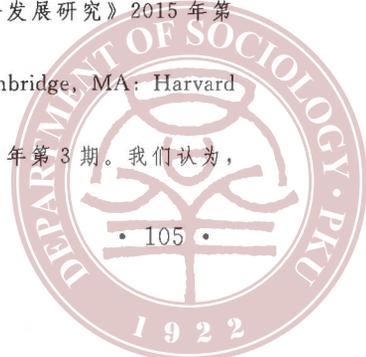
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的论述在各自的逻辑上都能自圆其说。既如此，问题便接踵而至，如果强弱关系都有影响，那么对强弱关系的区分不就没意义了？

若仔细对比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和边燕杰的强关系会不难发现，其实两者对强弱关系内涵的运用并不完全相同。边燕杰的强弱关系更侧重于边的社会属性，他“试图用‘熟、亲、信’三个维度来勾画中国人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sup>③</sup>在经验研

① 邱泽奇、范志英、张树沁：《回到连通性——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参见 Ronald Bur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我们认为，边燕杰强调的其实不是结构特征，而是关系的社会特征。



究中，他直接将诸如家人和亲属关系界定为强关系；<sup>①</sup> 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强调的是交往频率或由交往频率表现的紧密程度。

简单地说，格兰诺维特认为，平时交往较多或关系密切的人之间会存在信息冗余，而活动在不同圈子的人会带来差异性信息，弱关系（交往频率较低的关系）帮助求助者找到工作的关键是其成为桥的可能性更大；在结构上，这种特征对获得差异性信息更有帮助。边燕杰则认为，信息或许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差异性信息的关系人是否肯帮助，而影响人们是否愿意帮助的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强弱。如果关系不强，对方就不一定肯帮忙。这里的强与弱，指的是关系的社会特征。

我们认为，关系强度概念更多用于描述关系（边）的属性，却忽略了一条边两端节点的社会特征属性对边是否发挥作用。伯特强调了其中一个节点的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我们要强调的是，一条边两端节点的社会特征属性对边是否发挥作用。

弱关系理论影响了一系列经验研究，<sup>②</sup> 这些研究却从来没有质疑过强弱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

### （三）被忽略的关系人的社会特征属性

伯特强调了节点结构位置的重要性。固然一条边两端节点的结构位置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即使某条边是格兰诺维特意义上的弱关系边，但如果这条边不是边燕杰意义上的强关系边，或许人们不愿意去帮助别人。进一步表述为，帮助人的条件是，既要有信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又要有意愿（边燕杰的强关系）。如此，问题又回到了网络结构中具有桥或捷径性质的边上。仅从节点的结构位置出发，只能说明节点是否有能力，不能说明是否有意愿。显然，仅有伯特的解释是不够的。我们的研究显示，更重要的是有关系（连通性条件下）的关系人（节点）的社会特征属性，正是它对“关系”（边）是否发挥作用产生了影响。

换句话说，假设某条边具有捷径性质，那么，边两端的节点（关系人）具有怎样的社会特征属性时才会帮助别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不能用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也不能用边燕杰的强关系，更无法用伯特的结构洞思路。

回到开篇的例子，强弱关系不能解释B是否以及为什么帮助A。因此，问题不在于A—B之间关系的强弱，甚至也不在于B是否占据结构洞位置，而在于两者各自的社会特征属性是否促使B帮A，让A—B之间的边发挥作用。

① Yanjie Bian,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pp.366-385; Yanjie Bian and Soon Ang, "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 vol.75, no.3(1997), pp.981-1005;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② 张文宏：《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社会》2006年第6期；张颀、郭小敏：《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结构特征模型》，《社会》2012年第3期；赵延东：《求助者的社会网络与就业保留工资——以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为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王文彬、赵延东：《自雇过程的社会网络分析》，《社会》2012年第3期。



### 三、回到同质性

#### (一) 同质性现象

中国有句古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西方也有相类似的谚语：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友谊时也曾说：“我们爱的是与自己相似的朋友”，<sup>①</sup>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同质性。同质性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社会学对此也有实证研究。<sup>②</sup>

三元闭包原理表明，闭包的基本动力来自关系人（节点）社会特征属性的相似性，<sup>③</sup>“在一个社交圈内，如果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则这两个人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会提高。”朋友意味着社会意义上的相似或同质，无论来自地缘（如邻居、同乡）、血缘（如家庭、家族），还是来自社会组织（如同学、同事、同社团），甚或某些非正式的特征（如相同的态度或行为）。<sup>④</sup>

除基于个体自愿建立的关系外，还有众多如因工作建立的关系。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是，遇到一个“脾气相投”的同事，是一种福气；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则不得不“与狼共舞”。故两个关系人的社会特征属性，不仅是建立社会关系（边）的条件，也是预估B是否帮助A的条件（在有社会关系和资源的前提下）。

这意味着，仅讨论承载关系强弱的边，或仅讨论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特征，而不讨论边两端节点（关系人）的社会特征属性，无法解释B是否愿意和为什么帮助A。如果A—B边在网络结构中具有桥或捷径性质，则B是否帮助A，可能受制于B与A社会特征的同质性，而不仅是关系强弱特征。

#### (二) 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与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关系人特征同质性的起点是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同质性概念。他们区分了两种同质性：地位同质性与价值同质性。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试图区分同质性的类型，而只检验被格兰诺维特称为弱关系或被边燕杰称为强关系的边两端的节点是否具有某些相似的社会特征属性，即“特征同质性”。本文用同质性刻画的是一对

①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9页。

② Paul Lazarsfeld and Robert K. Merton, "Friendship as a Social Process: A Substantive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in Morroe Berger, Theodore Abel and Charles H. Page, eds.,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54, pp.18-66; Lois M. Verbrugge, "The Structure of Adult Friendship Choices," *Social Forces*, vol. 56, no. 2 (1977), pp. 576-597; Peter V. Marsden, "Homogeneity in Confiding Relations," *Social Networks*, vol.10, no.1(1988), pp.57-76.

③ Anatol Rapoport, "Spread of Information Through a Population with Socio-structural Bias: I. Assumption of Transitivity," *The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15, no.4(1953), pp.523-533.

④ Miller McPherson, Lynn Smith-Lovin and James M. Cook,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7(2001), pp.415-444.

关系中节点间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不同于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等学者用于解释弱关系使用的信息或资源同质性（异质性）。

既然对关系同质性的界定依赖节点的社会特征属性，那么对其测量也始于节点的社会特征属性。社会特征属性包括先赋的自然属性和某些自致的建构属性。最为典型的先赋自然属性如血缘关系；自致的建构属性如地缘上的同乡关系，业缘上的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等等。

本文把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节点相似性都视为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对不同类型的关系人来说，有理由认为其特征同质性的程度不同。依据经验观察，我们对给定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程度做如下排序：血缘关系的特征同质性程度最高，其中家人关系又高于其他亲属关系；朋友之间的同质性特征高于同学、同事和同乡等，<sup>①</sup>而同学、同事和同乡之间的特征同质性比一般熟人和其他人高。

对关系强度的界定，延续格兰诺维特的传统，仅用其惯用的交往频率。我们认为：第一，无论是格兰诺维特意义上的弱关系，还是边燕杰意义上的强关系，本质上都源于关系人社会特征的同质性。由此推论，无论是在美国社会还是在中国社会，寻求帮助的关系人（节点）在寻求帮助中使用的是节点间的同质性，这是第一个假设。

第二，特征同质性的本质是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影响了节点间帮助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假设，两节点间的同质性程度是讨论关系强度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B与A社会特征属性的相似性，影响了B是否帮助A以及B帮助A的有效性：A与B的特征同质性越高，B帮助A的概率则会越大，即便平时不怎么交往和互动（格兰诺维特意义上的弱关系），偶发的一次互动也会触发B将其掌握的有用信息传递给A；反过来，如果A与B之间的特征同质性程度低，平时交往频率也很低，则没有理由认为两个节点间的关系在信息传递中发挥多大作用，因为B没有动机向与自己关系不大（与自己不是一路人）的A传递信息；如果两个节点间的特征同质性程度低，即便是交往非常频繁，B帮助A的可能性也有限。

B与A社会特征属性的相似，影响了B是否帮助A。B是否帮助A，不在于A是否认识B（格兰诺维特意义上的弱关系），也不在于A是否为B的同学（边燕杰意义上的强关系），甚至不在于A是否占据着结构洞位置，而在于A、B之间是否为一路人（节点的社会特征属性是否同质）。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为：节点社会特征属性的同质性是关系（边）发挥作用的关键条件。

###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区分了两种同质性，且侧重探讨价值同质性对友谊形成的影响。他们的基本问题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本文则聚焦于在

<sup>①</sup> 一般意义上，朋友关系一般是某种正向的同质性关系，而同学、同事等关系则更可能存在负向性，俗话说“同行是冤家”，揭示的便是这种可能性。



两个人有关系的前提下,关系人社会特征属性的同质性对是否提供帮助有怎样的影响?“有关系”既指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也指边燕杰的强关系。

本文使用1970年美国底特律地区调查(DAS 1970)和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8)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对关系人社会特征同质性的测量只能依据现有数据分类和赋值。根据DAS 1970和CGSS 2008提供的信息,我们将被求助者分为家人、亲属、朋友、同学和战友、同事、同乡、熟人和其他等类别。

在分析中将特征同质性程度作为前置的条件变量。为检验当两节点在社会特征属性上具有不同程度同质性时关系强度是否发挥不同影响,需依据同质性程度进行分组。因可用数据的粒度不够,在分析中只能将样本分为三组:家人关系为高同质性组,亲属和朋友关系为同质性较高组,同学、战友、同事、邻居、同乡和熟人以及其他关系组统统归入同质性一般及较低组,以观察在不同关系同质性程度下,关系强度发挥的作用。

表1给出求助者使用各类关系的频率分布。在中国样本中,使用同质性高或较高的求助者比例为82.7%,占求助者的绝大多数,使用同质性一般或较低的求助者仅占17.2%;在美国样本中,使用同质性高或者较高的求助者近50%,此外,美国样本中有26.9%的求助者在利用同事关系;无论是在中国样本还是美国样本中,求助者使用同质性较低的比例均较低,分别占10.1%和14.4%。以找工作为例,多数求助者使用了具有特征同质性的关系人,验证了第一个研究假设。

对于特征同质性是否为关系强度发挥影响的条件(第二个假设),本文的分析策略是,分别针对特征同质性高、较高、一般和较低三组样本进行检验,考察在不同条件下,关系强度是否影响了求助者与其获得的工作相匹配。

表1 求助者使用各类特征关系人的频率分布

关系同质性分组	关系人特征类型	中国	美国
高	家人	35.1 (472)	19.3 (66)
	亲属、老师	17.7 (238)	18.4 (63)
较高	朋友	29.9 (402)	10.5 (36)
	同学、战友	2.8 (37)	0.9 (3)
一般	同事	0.8 (11)	26.9 (92)
	邻居	—	9.6 (33)
	同乡	3.6 (48)	—
较低	熟人	8.8 (119)	9.4 (32)
	其他	1.3 (19)	5.0 (17)
合计		100 (1346)	100 (342)

注:1. 括号内为使用该类被求助者的频数;

2. 样本中仅包含在寻找当前这份工作时使用了关系的求助者。

鉴于数据局限性,在分析中,选取求助者是否获得满意的工作(二分变量)来测量工作匹配状态。在DAS 1970和CGSS 2008中都询问了受访者对目前工作的满意程度,本文将工作满意度重新编码,将“满意”和“非常满意”重新编码为1,将“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重新编码为0,进而利用二分Logit模型拟合观测数

据,并在统计模型中控制包括求助者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种族等)、求助者所获工作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被求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等相关变量。表2是对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 四、特征同质性与关系强度

### (一) 来自中国调查数据的证据

表3是根据前述模型设定进行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根据研究假设和按特征同质性程度分组的设计,表3的模型给出在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有不同程度特征同质性的条件下,对关系强度效应大小进行估计的结果。

首先,比较模型Ia、Ib和Ic可以发现(参见表3),在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特征同质性程度高和较高的条件下(模型Ia和模型Ib),关系强度与工作满意度之间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5和0.001),求助者获得满意工作(匹配的工作)的几率(odds)分别平均增加62%和74%。这时,使用强关系有利于求助者找到一份与自身相匹配的工作;在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特征同质性程度一般或较低的条件下(模型Ic),估计得到的关系强度效应值较小,且关系强度与获得满意工作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显著。

其次,比较模型Ia和Ib可以发现,在特征同质性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关系强度对获得满意工作概率的影响最大,大于高同质性组;反过来说,对高特征同质性组来说,强关系表现出来的优势相较于同质性较高组反倒更弱。

以上结果至少说明,在中国特征同质性是关系强度发挥影响的前置和关键条件。在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特征同质性程度不同的条件下,关系强度发挥的影响不尽相同,当二者特征同质性程度适中,关系强度对工作匹配发挥最大影响。

近来有研究表明,对不同子样本之间的Logit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进行直接比较存在一定风险,并提供了一些替代策略。本文尝试运用这些替代方法对上述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和Logit模型分析相类似的结果,说明基于Logit模型得出的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 (二) 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假设在美国社会同样有效吗

使用1970年美国底特律地区调查数据,对第二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将个人社会特征中党员身份变量换成种族,表4报告的是参数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在不同程度的特征同质性条件下,得到的关系强度效应与中国数据结果有一些区别。

从模型IIa到IIc的结果显示(参见表4),在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特征同质性高的条件下,关系强度与工作满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模型IIa中关系强度的回归系数为-0.157,也就是说,关系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求助者获得满意工作的几率会平均减少近15%)。虽然这个参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不



能够推论至总体；但对样本数据而言，这一特征是客观存在的。此处分析结果更加明确了弱关系力量命题得以成立的可能条件。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及操作化说明<sup>①</sup>

	中国 N=1088	美国 N=331	理论含义、变量取值情况
因变量			
获得满意工作	0.499 (0.623)	0.806 (0.396)	测量求助者的工作匹配情况，满意=1，不满意=0
自变量			
关系强度	3.285 (0.804)	3.129 (0.953)	中国数据使用求助者与被求助者的紧密程度测量，美国数据使用二者的交往频率测量，最大值=4，最小值=1 <sup>②</sup>
控制变量			
性别	0.490 (0.500)	—	男=1，女=0
年龄	38.452 (12.721)	37.855 (11.372)	中国数据，最大值=82，最小值=18 美国数据，最大值=60，最小值=17
受教育程度			
初中	0.332 (0.471)	—	中国数据中用于测量受教育程度，参照组为小学及以下
高中	0.289 (0.453)	—	
大专及以上	0.193 (0.395)	—	
总共接受 13 年及以上教育	—	0.306 (0.462)	美国数据中用于测量受教育程度
中共党员身份	0.108 (0.311)	—	中共党员=1，非党员=0
种族	—	0.841 (0.366)	白人=1，其他=0
所获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42.415 (16.187)	405.500 (125.977)	中国数据使用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 测量，最大值=88，最小值=19；美国数据使用 Paul Siegel 指数测量，最大值=757，最小值=124
被求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	5.409 (2.360)	430.889 (120.720)	中国数据使用笔者根据被求助者单位信息和行政级别信息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重新编码， <sup>③</sup> 最大值=10，最小值=2；美国数据使用 Paul Siegel 指数测量，最大值=815，最小值=161
求助者与被求助者社会经济地位之差 <sup>④</sup>	2.269 (1.868)	54.615 (129.574)	测量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的地位同质性，中国数据最大值=8，最小值=0；美国数据最大值=537，最小值=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在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特征同质性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关系强度与求助者获

- ① 笔者使用均值插补和回归插补等方法，先对求助者获得的职业地位等变量的缺失信息进行补值，然后针对其他变量的缺失值进行列删处理。
- ② 对于关系强度变量，在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时近似处理为定距变量，但中国数据和美国数据在这两个变量上的原始取值范围不同，为保证度量上的一致性，进行重新编码。
- ③ 由于 CGSS 2008 调查数据并没有给出被求助者的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笔者根据已知的被求助者单位类型和行政级别，对被求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编码与赋值，囿于篇幅所限不能详细列出。
- ④ 用于测量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的地位同质性。其等于求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被求助者社会经济地位之差的绝对值。具体来说，如果求助者为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使用其父的职业地位进行测量；如果求助者并非初次找工作，其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则使用上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进行测量。同样由于被求助者的职业信息缺失，采取根据单位类型和行政级别所做的赋值。

得满意工作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关系强度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求助者获得满意工作的几率会平均增加约40%。<sup>①</sup>

当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的特征同质性一般或较低时，关系强度对获得满意工作的影响几乎不存在（由该组样本估计得到的关系强度的回归系数很小；在模型IIc中，该系数几乎等于零（0.007））。

另外，我们也对这些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与中国数据的检验类似，各组效应之间的相对大小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表3 特征同质性、关系强度与获得满意工作间关系的Logit模型：CGSS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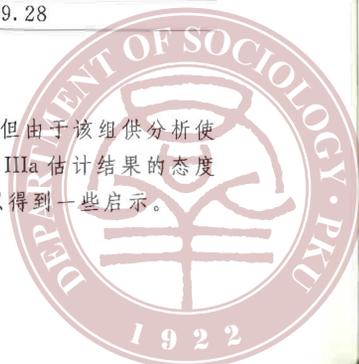
因变量：获得满意工作	模型 Ia	模型 Ib	模型 Ic
自变量	同质性高	同质性较高	同质性一般或较低
关系强度	0.483*	0.553***	0.286
控制变量			
性别（男=1）	-0.112	-0.176	-0.312
年龄	-0.006	0.012	0.005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14	-0.113	0.102
高中	0.042	-0.177	0.409
大专及以上	0.014	-0.052	0.256
中共党员身份	-0.021	0.475	-0.045
所获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5	0.019**	0.006
被求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	0.104 <sup>+</sup>	0.064	0.153*
求助者与被求助者社会经济地位之差	0.115	-0.117*	-0.080
截距	-2.358*	-3.102***	-2.234*
N	388	513	187
df	10	10	10
Log Likelihood	-261.3	-330.0	-121.2

注：<sup>+</sup>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4 特征同质性、关系强度与获得满意工作间关系的Logit模型：1970DAS

因变量：获得满意工作	模型 IIa	模型 IIb	模型 IIc
自变量	同质性高	同质性较高	同质性一般或较低
关系强度	-0.157	0.338	0.007
控制变量			
种族（白人=1）	1.693	-0.862	1.321*
受教育程度（13年及以上=1）	-0.092	-1.212	0.863
年龄	0.019	-0.036	0.030
所获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2	0.008*	0.006**
被求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	0.000	0.016**	-0.005*
求助者与被求助者社会经济地位之差	-0.003	-0.007*	0.004 <sup>+</sup>
截距	-1.093	-6.185*	-0.753
N	64	93	174
df	7	7	7
Log Likelihood	-31.41	-36.56	-69.28

① 模型IIIb中关系强度的回归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同样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但由于该组供分析使用的样本量过小，统计检验不显著可以认为是统计力度不够造成的；与对待模型IIIa估计结果的态度一样，即便不能得到有效推断总体的结论，针对样本反映出来的关系特征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注：<sup>+</sup> $p < 0.1$ ，<sup>\*</sup> $p < 0.05$ ，<sup>\*\*</sup> $p < 0.01$ 。

## 五、结 论

以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的力量”和边燕杰的“找回‘强关系’”等经典研究为代表，以往在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讨论找工作时，对关系作用的分析常纠结于关系强度：或试图证明弱关系能够发挥作用，或试图证明强关系更具有优势。对概念的梳理表明，二者在理论解释上虽逻辑自洽，但他们之间的争论似乎忽略了更本质的事实。以往对强弱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描述关系的强弱特征，忽略了关系两端关系人的社会特征属性。伯特关注到节点（关系人）的特征属性，不过他关注的是单个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特征属性。本文引入关系人特征同质性概念来刻画节点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相似性和特征同质性程度的影响。

本文研究表明，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是强弱关系背后更为本质的、影响找工作和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关系之所以发挥作用，并非因为强关系或弱关系，本质上是因为“关系”连接的两个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具有同质性。换句话说，不是关系强否的问题，而是二人之间契合与否的问题。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构建的特征同质性强度才是使关系发挥作用的关键条件。

运用 DAS1970 和 CGSS2008 数据的分析表明：第一，在运用关系找到工作的求助者中，无论在中国社会还是在美国社会，大多数人运用的是具有特征同质性的关系人建立的关系。第二，在以特征同质性衡量两节点间相似性程度的前提下，不同程度的特征同质性，其关系强度发挥影响的程度有所区别。可以认为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是关系强度发挥作用的关键条件。当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的特征同质性较高时，强关系最有可能发挥影响；如果求助者与被求助者之间的特征同质性比较低，即便是强关系、二人交往频率再高，也不一定让关系发生有效的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结论不限于找工作情景。

由于数据局限，本文对某些变量没能完全地客观测量。例如特征同质性中的地位同质性，中国的数据中没有被求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本文只能根据其职业的行政级别和单位类型做了事后编码与赋值；另外，因缺乏数据，本文也没能实现对拉扎斯菲尔德等倡导的价值同质性进行测量。

〔责任编辑：刘亚秋〕

